情暖故人衣

□ 程先利

天冷了，风从北边来，吹透了街边的杨柳树。立冬刚过，夜里结了薄霜，踩上去咔嚓响，人缩起脖子，把手插进口袋。这时候你会想起，远处的亲人，有没有厚衣裳穿。

农历十月初一，寒衣节。没有清明雨纷纷。这一天安静，黄昏时街角亮起一小堆火，火光里映着一张脸。那是有人在给另一个世界的人送一件冬衣。

我见过这样的火，小时候跟奶奶去路口，她蹲下来，把叠好的纸衣慢慢放进火里。火舌舔上去，纸衣卷曲，变黑，飘起来。奶奶嘴里念着："穿上，别冻着。"声音很轻，像怕惊扰什么。火灭了，她拍拍膝盖上的灰，拉我回家。我问她，那边真有冬天吗？她不答，只把我的手攥紧了些。

后来我明白，那火里藏着的是无限的惦记。冯友兰说过，人理智上知道死就是死，可人心不答应。人心要一个灵魂在别处活着，要那个灵魂也怕冷，也要穿棉袄。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舍不得。

烧一件寒衣，是告诉自己，我没忘。没忘谁把你从地上抱起来，没忘谁在灯下补过你的书包带，没忘谁把碗里最后一口肉夹给你。那些人走了，可他们给过的暖，还留在骨头里。

我们这代人，节味淡了。没人教你怎么做一些与风俗相关的东西。但有些东西淡不了，比如你深夜加班回家，钥匙插进锁孔时，忽然想起小时候那扇门永远为你开着。比如你第一次当父母，手忙脚乱给孩子换尿布时，忽然懂了当年他们为什么整夜不睡。根在土里，你看不见，可树知道。

我读季羡林，他说自己六岁离家，母亲病了不告诉他。等他赶回去，棺木已经合上。母亲临终前的话是："早知道你出去了就不再回来，我真后悔当年让你出去。"季羡林说，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，有些东西永无弥补。这句话像针，扎进心里。

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，总说等忙完这阵，等挣了钱，等孩子大了。可父母老去的速度，比你想的快。上次见他，他还能自己走到小区门口取报纸。这次回去，他扶着墙，走三步要歇一下。你忽然发现，他的背驼了，耳朵背了，记性差了。你小时候骑在他脖子上，觉得他是一座山。现在那座山矮了。

村上春树写过："人生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，很宝贵的东西，会一个接一个，像梳子豁了齿一样，从你手中滑落。"这不是丧气话。这是实话。正因为会失去，才要抓紧。珍惜不是挂在嘴上的词，是陪父亲下盘棋，哪怕他悔棋你也不说。是听母亲唠叨隔壁老王家的琐事，哪怕你听过三遍。是打电话不说"忙，挂了"，多聊两句今天吃了什么。是周末回家吃顿饭，碗筷摆齐，热气腾腾。这些小事，就是寒衣。给那边的人烧纸衣，是念旧。给这边的人添件衣，是惜今。两件事，其实是一件事，别等没了，才想起暖过你的人。

寒衣节这天，风硬，天阴。

在街角，看着过往的行人。你站一会儿，心里有什么软了一下。

然后回家，安静地给父母倒杯热茶，陪他们坐一坐，唠唠嗑，这就够了。

生涯回首

□ 师红儒

城深巷浅日徂迁，回首倏然三十年。
华发清愁延彀外，缁尘短景过风前。
投闲诗酒心难古，抱素林邱性不偏。
促促新寒催白雪，多牵旧赏梦边连。

品香醋

□ 卜兰如

一

新醅封瓮阅春秋，一勺调羹香气浮。
莫道有人偏怯口，酸甜回齿醒千愁。

二

清亮摇来色正柔，江淮内外佐珍馐。
人间应识此中味，信是提鲜第一流。



油画《秋色》　赵世英

晒萝卜干

□ 李建平

母亲蹲在院子里切萝卜。青皮萝卜，一刀下去，咔嚓一声，脆生生的。那声音里有种说不清的爽利，像踩碎秋天的一片枯叶。切好的萝卜条码在竹筛上，一条一条，白得晃眼。

她起身，踮着脚把竹筛搁到屋檐下的铁钩上。绳子是早先就拉好的，一头系在廊柱，一头拴在院角的枣树。筛子挂上去，晃两晃，停住了。阳光漫过来，像一床薄棉被，轻轻搭在萝卜条上。我坐在门槛上看，觉得那白色的条儿正一点点地，把光吸进去。

头两天，萝卜条挺着腰杆。第三天，腰软了，打个弯儿，像累了的人。第五天，颜色变了，白里透出淡淡的黄，像旧书页，像搁久了的老冰糖。母亲伸手捏了捏，说，差不多了。声音里没多少欢喜，倒像在说一件平常不过的事。

收下来，倒进搪瓷盆。辣椒面是石臼里现捣的，红得泼辣。盐粒子粗，亮晶晶的，像打碎的星星。母亲用手拌，五指叉开，一翻一搅。我凑过去闻，呛了一下，打了个喷嚏。她笑了，说，馋了吧。拣一根塞我嘴里。萝卜干在牙齿间咯吱咯吱响，辣味先到，咸味跟着，最后竟泛出一点甜。像日子，嚼着嚼着，就嚼出些别的滋味来。

罐是个细致活。玻璃罐是吃完橘子罐头攒下的，洗得透亮。母亲一层萝卜干一层盐地铺，手按得实实的。罐子满了，盖拧紧，搁窗台上去。阳光隔着玻璃，照见里面的红和白，挤挤挨挨的，安安静静地发酵。有一回夜里路过，月光落在罐子上，影子拉得老长。我忽然觉得，那一罐子装的，不光是萝卜，是秋天剩下的那点日光，是母亲弯腰时掉进风里的汗珠子，是冬天漫长日子里，一筷子一筷子的盼头。

入冬喝粥，母亲从罐里夹一碟。粥是小米粥，黄澄澄的，冒着热气。萝卜干切成小段，淋几滴香油。咬下去，嘎嘣一声，脆得能惊醒早晨。父亲不说话，就着粥吸溜吸溜地喝，额头沁出汗珠。窗外的风呜呜的，树叶子都掉光了，可碗边上这一小碟，红是红，黄是黄，把个灰扑扑的冬天，衬得有了些生气。

我后来离家，母亲每年还晒。电话里说，萝卜切好了，晒上了。过几天又说，收回来了，拌好了。再过些日子，寄来一罐。我打开，还是那个红，还是那个黄。只是罐子换了，玻璃瓶细高细高的，像母亲站在村口的样子。

嚼着萝卜干喝粥的时候，我总想起十月的老家。想起母亲蹲着切萝卜的背影，想起筛子在风里轻轻晃。那影子在地上挪来挪去，一寸一寸，从东墙根挪到西墙根。萝卜条里的水汽就那么被阳光一点一点抽走，抽走了，把光留下来。母亲不懂什么叫"留住光"，她只是晒萝卜干。晒了一辈子，晒着晒着，就把自己晒成了日子，咸里带甜，脆里藏着韧。

这一筷子下去，嚼出的，是风的形状，是太阳的声响。是母亲站在屋檐底下，仰头看筛子的那个下午。

抬头望雁

□ 高发奎

出小区南门，便是"绿荫大道"，两旁的法桐树枝繁叶茂，真是个好兆头，预示着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前途似锦。

忽如一夜秋风来，梧桐叶变成了焦糖色。走着走着，我似乎嗅到了焦糖的甜味。心里盘算着一些琐事。这不，走错了道。眼前有一个湖，湖里有芦苇，苇上有芦花，芦根扎在水底。不远处，还有残荷。

我竟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，慢慢地仰起头来。天空中，一排大雁在飞。心想原来的一行白鹭呢，或许藏在翠柳里了。

它们飞得那样从容，翅膀一下一下地扇着，不慌不忙，却又是那样坚定。领头的那只，想必是有经验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去年的那只？我想它是认路的，带领着整个"家族"，飞过这茫茫的青色。

看着看着，我的眼有些红了。在这座喧闹的城市里，我竟忘了，头顶还有这样一片天。每天。我像一个陀螺，被生活的鞭子抽着，不停地转，转得晕头转向，转得忘了来路，也忘了归途。我何尝不是一只孤雁呢？只是我飞得太急，太乱了。

古人望雁，望出的是一怀愁绪。王湾在北固山下，看着"归雁洛阳边"，那雁是能带回一封家书的信使；范仲淹在边塞上，见"衡阳雁去无留意"，那雁是决绝得令人心寒的过客；而温庭筠在商山早行，见"鸡雁满回塘"，那雁又成了扰乱乡思的槌子，一下一下，槌在游子的心上。

"人归落雁后，思发在花前。"薛道衡的这句诗，告诉我们该想家了。女词人李清照写有一词："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"是等丈夫的回信，更是盼赵明诚从远方归来。

可此刻的我，已经释怀。只是望见的大雁，飞着飞着，庄严地飞着。它们没有愁绪，没有离思，它们只是沿着一条祖先传下来的路，一年一年地，在这浩渺的天地间往返。

那队雁渐渐地远了，可那雁唳声，却仿佛还留在耳边，又仿佛早已落进了心里。那声音不凄厉，也不悲凉，倒像是一句温和的祝愿与问候：天还很高，路还很长。

我低下头，继续往前走。可心里，有什么东西悄悄地松动了。仿佛那雁群飞过时，也把我心上的烦扰，轻轻地拂去。我想，从此以后，我大抵会常常记得抬起头，看一看天。

尤其是在这样的深秋时分，一个人走着的时候。看一看，天上有没有雁飞过，也看一看，自己心里的那片天空，是不是也容得下一行大雁，从容地——飞过。